

嘉慶延安府志

延安府志卷七十四

文徵三

條議

宋范仲淹議政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竊見延安之

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

橋三寨阻延安二州徑過道路使兵勢不接策應迂遠自

來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恩據守之謀漢兵纔迴邊患如舊

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於

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

郵延路步兵一萬二千騎兵  
三千涇原路步兵九千騎兵

一千環慶自選馬步一萬八千

軍外番兵更可得七八千人

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

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拒者併

兵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

邊俾安土也乃大爲城寨以據其地如舊城已險因而增修非守地則別擇要

修之處以錢名帶甲之兵熟戶強壯兼其土役昨奉朝旨

令修緣邊城寨臣以民方稽事將係官閑雜錢並勸令送

上人戶以顧夫錢散與助功兵士充食錢俟城寨堅完當

共帶甲兵士翕然情願諸寨並已畢功

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范全趙明以按撫

之范全今爲東頭供奉官乘遠寨蕃部巡檢趙明今爲東頭供奉官乘遠寨蕃部巡檢必嚴其戒曰賊

大至則明斥堠召援兵金湯東去德靖寨四十里西去東谷寨八十里西南法乘遠八十里

自釣西去乘遠五十里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商至慶州一百五十里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口以助之如此則可分

彼賊勢振此兵威逼得延慶兩路軍馬易於應援所用主

兵官員使勞決身先者活其煎王信代青劉博刻可用策

應者居其次任守臣王達王恩張武使臣中可當一隊者

於於前後張信王選張忠有心功幹事者營立城寨周美

劉兼濟李緯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

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二夏大破諸羌又觀唐馬燧造戰車

行則載甲兵止則爲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此路山

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十輛銀絹錢二十萬以賞有功

將吏及歸降番部并就羅芻粟亦稍足用其環州之西鎮

戎之東復有葫蘆泉一帶番部與明珠滅臧相接阻環州

鎮或徑過道路明珠滅賊之居北接賊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却西渡黃河倒來麟州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徑過道路已上三處內麟府一路臣不曾由川道如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爲據守之策路次第比之朝去暮還此稍爲便

范仲淹議守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而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然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庫緡春冬

之衣銀鞋續滿道千里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乏軍情  
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續之憂異於西戎也臣謂戎虜  
縱墜塞垣須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觀漢趙充國興屯  
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  
宜墾闢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  
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  
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之  
毛寶役其人氓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  
嘆臣昨在延州見知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  
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塞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

之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餘羨中糶於官人樂其勤公  
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兵徙家寨下重田  
利習地勢父母妻子而堅其窮此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  
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矣

少田處許蕃部進納荒價倘  
因以遷資酬獎或量給直倘

朝廷許行此道則委臣舉擇官員約古之義進今之宜行  
於邊陲庶幾守愈久而備愈充雖戎狄時爲邊患不能困  
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爲守之  
利也然臣觀前漢高帝之盛呂有蕭張決勝千里下有百  
戰之師以四十萬之衆圍於平城乃約匈奴和親至高后  
文景代代如是不絕其匈奴屢變往往犯塞殺戮吏民

不勝其酷至於書問傲慢下視中國而人主以生民之故  
屈已含容不爲之動孝文卽位將軍陳武請議征討以一  
封疆孝文曰兵凶器也豈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  
何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動心痛  
傷何日忘之未能消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  
陲爲功多矣且無議兵故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於田  
畝天下富實鷄鳴犬吠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司馬遷  
以文帝能和樂天下協於大樂故著於律書爲後代法臣  
謂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  
而民力不匱然後取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哀痛之悔則



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明張鍊鹽法議夫食鹽山澤自然之利天下所以養民也  
上古無征近古薄征以佐國用要在先不病民而後利國  
爲可貴耳關中食鹽一出於河東一出於花馬池一出於  
靈州一出於西章去三輔絕遠專供靈夏洮岷西北兵民  
之用無容議矣花馬池鹽北供延慶平三府寧榆二鎮南  
與河東鹽並行於三輔間河東鹽上下公行謂之官鹽花  
馬池鹽私者貿易謂之私鹽民間便於私鹽不便於官鹽  
者百年於茲矣必欲行河東官鹽其弊有四蓋行鹽郡縣  
各有分界所司徒知紙上陳跡河東鹽行三省不可越縮

若究其實在山西河南未知何如其在關中自長安以西  
河東美鹽絕跡不至間有至者皆泥滓苦惡中人不以入  
口惟耕夫寡婦龜勉食之計其所售無幾也名雖謂行其  
實未嘗行之一也往來商人慮惡鹽不售告發郡縣使所  
在輦運外加樣鹽包封印計之及以給民封者自佳革者  
自惡哨戶分鹽畏如飲鴆計賬徵價峻於正稅今雖暫止  
既爲故事恐不能已二也商人賣鹽與販夫隨以小票鹽  
盡票不收毀官鹽不至西路則無票無票則通責店肆負  
販細人請東路自買未毀之票繳官公人亦幸免責不問  
由來互相欺抵三也買買票日久奸人依式私製盜賣僥

宰者日利敗露者破家雖有防禁迄今未已四也必欲禁  
花馬池私鹽其弊有五關中民貧衣食驅遣賦稅催切罄  
家所有走北地販鹽俾斗升之利一爲公人所獲則身  
入陷阱家計盡空一也貧人旣爲囚繫內無供餽冬月多  
斃於獄考驛遞囚販鹽徒居半死者又居強半民命可恤  
二也小販懼捕結聚太夥經山谿要隘偶遇公人勢強則  
抵敵勢弱則冒險奔迸投崖落澗人畜死傷塗地三也公  
人與有力慣販者交關終歲不捕反爲盜護惟單弱貧瘠  
者捕之或以升斗飛鹽強入路人筐袋執以報功使無辜  
受害四也衆役工食悉有定例惟巡捕工食私幫公費歲

增十倍官吏比銷徒御勞悴動經時月候文曠職旅食空  
囊或罰或貨俱爲無補五也夫物力不齊物之情也好美  
惡惡趨利就便民之情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哀多益寡  
因俗成務司國計者之情也以物力言河東舊商帶支坐  
困新商趨絀無幾澆晒徒勞增課未減公私俱稱歎矣河  
東一池雖差大供三省則不足花馬二池雖差小供三郡  
二鎮則有餘自然之勢也以人情言河東鹽百方督之使  
行至以泥沙勒奪假票甘罪而終不能行花馬池鹽百方  
禁之使不得行至於比屋破產接踵喪生而終不能禁者  
民之大欲大惡不可強也以國計河東歲課一十九萬有

奇花馬二池歲課不盈數千河東鹽一引三錢有奇二池  
鹽一石六分有奇如是相懸者意河東與天下六運自祖  
宗朝俱有定額由來久遠二池迫近塞垣棄取不時故課  
亦微渺後來因循取足原辨而止耳夫河東鹽既不能及  
遠二池鹽卒不能禁民間又不可一日無鹽而盜買盜賣  
終非常理今當直開二池鹽禁使西鳳漢中沛然通行計  
三府所當常食河東鹽一十二萬有奇歲課卽照河東責  
三府代辦以其事權統歸河東巡鹽御史則違觀無異督  
禁有程兩地歲徵四鎮年例保無越爽而關中可少事矣  
夫居害者擇其寡與利者取其多儻今不弛二池鹽禁則

愚民被逮供餽爲費罪贖爲費奸人騙詐爲費兵民歲增  
工食爲費官吏比銷爲費一切顯隱猥雜不可會計財足  
抵河東花馬二池正課出於千瘡百痛徒然費之而下殘  
民命上損國體又餘殃也儻今一池二池之禁則愚民被  
逮供餽可省罪贖可省奸人騙詐可省歲增工食可省官  
吏比銷可省一切顯隱猥雜不可會計財足抵河東花馬  
二池正課出於不識不知漠然省之而下活民命上全國  
體又餘福也夫人情不甚遠此聞鹽法侍御皆一時英碩  
表表長者使其聞見悉如關中人習知其利病則亦何憚  
而不爲良處哉但其受命而來也惟以行官鹽禁私鹽爲

職而反是則駭矣地非素履事未前聞雖聖人有所不知者何可遽望改易其常耶雖然安國家利百姓大夫出疆義也究理從長議政從便入心不昧因革有時此又關斯民之幸不幸也

國朝王廷弼屯政議古之實邊籌塞者莫不以耕屯爲首務故有地而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食謂之與禍居是必耕之者衆而後民多紅粟之陳邊無懸釜之懼卽遇軍興災告可免匱乏之憂又何有流離失所與美兵潢池者哉頃奉戶部經理流民議修屯政給資本寬賦徭制甚善而民甚便也但延榆綏三

衛現荒屯地四萬二千一百餘頃皆處沿邊絕塞沙漠不毛初非平原沃野可以成賦中邦在昔止募商人輸粟於邊計其所輸而給鹽引商人饒其利指納貧民以事耕耘倉庾既盈地日墾闢兼有素裕之商又市粟屯民屯民者胃不足而歲有餘者也春糶以十恒有不廢本之憂商之市者衆而穀踊矣穀踊而耕耨益勸矣迨至明季賤粟貴金遂徵銀而不徵粟商病而鹽政壞矣鹽政壞而屯地廢矣數十年來荆棘成林胼胝莫施今欲招一時饑饉之流民而屯久經廢棄之邊地竊恐勢所難行而民亦未必稱便且



流移者之去留恒視年歲之豐歉故園各有恒產非若兵戈失業之流誰肯棄故土而事荒屯莫若將此地畝聽土著之民自墾不在牛種之給與不給而在薄賦寬徭倘不照三年起科之限例則民樂於播種矣不遽殿地方各官之功罪則官亦樂於招墾矣如有奸民棄熟就荒卽編以脫漏之條不數年間生聚招徠又安有失所之人與廢棄之地哉語曰藏富於民則國自富弭盜實邊莫善於此謹議

許瑤延民疾苦五條一議爲天下之民莫窮於延天下之賦莫重於延

國有加增之名而愈損其實民有重科之熱而并驅之  
荒伏乞特展補天之忠重造殘疆之命豁除必不可  
得之虛糧以培養漸有可臻之實效事竊本道所  
管延安府九州縣荒殘傷憐之狀亘古史傳所未聞  
若非身親其地幾不知普天之下有如此荒區率土  
之民有如此熒苦者千里頑山四圍重阻商賈難以  
至其地行旅難以出其鄉以此經營之路既絕有力  
難以催倩難得財有粟難以貨賣而得銀畢世穴居  
豕遊錙銖罕得見面此其獨窮於天下之民也地實  
爲之也况 流寇首大難闖逆始禍毒痛皆在此地

故蹂躪更慘及我

朝定鼎復經王逆作亂再值旱澇非常漂沒更烈此其  
更窮於昔甲之延民也時實爲之也民生莫不有居  
室而延民獨瓦礫卽墟窟土而處夏則百虫所齧涼  
則覆壓所傷民生莫不有衣食而延民獨赭黔百結  
肘露踵穿百蔬並無遺種葱蒜至賤不可驟得以出  
賦之地言之所謂南東其畝皆建瓴側立糞溉不能  
仰而竄諸上淋漓又復衝而瀉諸下故又窮於耕地  
則崖面石坡沙礫相錯氣則日寒霜早雖大稔之後  
儼可一收故又窮於獲禹貢所謂下中三錯周禮所

謂再易三易言其地收一年必廢兩年也明朝二百餘年物力全盛之時皆以折正起科或八九畝出一畝之賦或三五畝出一畝之賦

本朝因兵燹之後人民存者不及十分之二所在拋荒止就熟地照折完辦民雖窮於昔日賦未變於昔日也夫何興也道廳從歲額不敷起見專以清丈爲事及令民間自行開首概將官尺二百四十步計畝報糧豈真有神驅鬼使忽能釐荒而熟哉不過以熟包荒是非增地真加稅耳本道詳考各州縣賦役全書原開折正字樣合之現在通行丈量所得之畝數除

唐甘二縣已准折正不開外確見四畝折一者延川  
宜川也五畝折一者延長宜君中部 畝折一者  
洛川也分上中下三等上等三畝折一中等三畝折  
一下等九畝折一者鄜州也雖布政司屢見確查未  
經覆 題請

旨小民徒喁喁望風未得實沾甦息伏乞憲臺以旋乾轉  
坤之力行救焚拯溺之心特賜 題請通行分別照  
舊折正從此民完應納之糧必挈妻子而歸鄉里立  
見生聚教訓還富庶之生齒而原田每每盡力開墾  
以全復舊額此非請減賦實基增賦之原也伏候採

擇

一議爲虛丁之貽害甚重現丁之賠累已極逃丁之復業無期伏乞 題明實在戶口永豁包賠令民生思慕故土徭役漸還舊額事竊照古者十六受役六十歸田而民有丁差此租庸遺意也天下戶口每丁不過幾分計多至以一錢計獨今日延民之苦有赤貧隻身而歲納至七八兩不止者較之幾分則一丁已至百丁較之十錢亦以一二丁而至八十丁矣究其由全盛之時延徭已重於天下然衆擎易舉丁多徭均自足供一縣之用及屢遭兵燹人民逃死者止

十分之二而一縣經費所需尚未能盡減於昔日也  
於是以十分之用而贖之二分之民數丁之供坐之  
一丁按冊則可多閩人則丁寡問其姓名則大半已  
登鬼錄稽其戶里則親族並無識認生者代死者與  
差現者替逃者肩役人無固志遁亡愈多破窠非可  
總之居蓋縷無難挈之物流離轉徙客死他鄉此既  
興去土之思彼寧懷生還之望所以現丁亦變爲逃  
丁而逃丁永不能復爲現丁者皆虛丁之害也本道  
到任以來盡出所携丁捐以築城垣再捐以恤孤老  
三捐以製器操賞振飭武備四捐以助倒塌窰穴者

修葺房屋者招撫流移安輯老弱然而鴻鴈仍罄於  
中澤狐兔竟絕於邱首豈皆無墳墓骨肉足動懷來  
惡保聚而樂危亡哉令煩賦重徭役爲之驅故寧抱  
顛裹足而莫敢前也興言及此拊心嘔血無計剜肉  
而醫瘡如延長以一千六百餘丁而包七千六百餘  
丁已蒙按院批候會 題九屬喁喁望風不啻解倒  
懸拯焚溺伏乞嚴檄各州縣徹底清查據現在實丁  
冊報供役將所謂老丁編丁供丁幫丁諸項名色盡  
行革除一題請永免則一丁止納一丁之徭而包納  
數丁與賠納亡丁等令永不爲生民之害矣將見旬



口之間挈妻孥負頰白而歸者踵相接井邑村落烟火漸稠而鷄犬桑麻保聚日繁可盡復丁徭之舊額而再見熙綽之

皇風矣伏候採擇

一議爲馱鹽係延屬之最苦繳課非經國之計謨謹酌兩便之策以拯五屬之剝膚以垂鹽政之永利事竊思鹽法成利招集商販疏通官引此萬古不易之定制也奈慶延等府因無商販不得不向戶口散引引散矣又不得不責令戶口馱鹽乃馱鹽一也而州縣坐落與鹽池有近有遠則利害判然於其間矣如

慶陽之環縣。鹽池最近則其民以馱鹽爲最樂。蓋  
四圍山嶺有米不能出糶而易銀。惟馱得鹽一引可  
獲四五錢之利。其本處賣之不盡者。賣之遠地州縣  
所獲更倍。故其民爭相趨於鹽利。雖禁之不能止者。  
路愈近則利愈廣也。如延安之宜川。延川。宜君。中部。  
延長等縣。坐落延屬之極東南。去鹽池甚遠。則其民  
以馱鹽爲最苦。崎嶇險隘。往返三千餘里。運載艱難。  
馱鹽一引。脚價較引價不啻十倍。至售鹽之後。尚不  
足償資斧之費。此賠折之苦也。存頭畜者。猶堪支持。  
至貧無力者。背負肩荷。辛苦萬狀。如延長。該鹽引八

百六十四道計鹽一十八萬斤需長鹽三千六百頭  
竭一縣之力無從設處此脚力之苦也延長冊丁一  
千六百有奇以兩驢計之得夫一千八百名卽  
空國而負販其孰是力兩畝而應正供者乎必至拋  
蕪田地此傷農之苦也故其民自我

朝以來皆甘心納課繳引而不願馱鹽其所食之鹽皆  
買之近池州縣之步販耳然而司鹽許者稟奉 功  
令恐與民間納銀不得配合食鹽之

勅諭相左勢不得不責之以賦是欲小民實沾

國家恩惠也而不知小民不惟不沾恩惠反有傾家蕩

產以至驚鼠轉徙者矣故其民視馱鹽之苦更苦於包丁包地者蓋地遠而害深也然則聽其納課而不馱鹽則在

朝廷既不可受不與而取之名在鹽院亦不肯任虛銷引而實收課之責此不可也必欲強之馱鹽而後納課是欲強其至苦而驅之以甚不便矯其所願出之常課而迫以賠累之其禍無益於國而有害於民又不可也爲之柰何竊以爲不責遠池州縣之民馱鹽而責遠池州縣之民銷引是在國既非不與而取之課而在民又無矯所願而強所苦之害此策之兩便

者也惟在一轉移間則今近池州縣之民惟冀多得  
一引以爲謀利之資亦有私自與遠池州縣之民取  
引以往馱者此民間之私弊轉可爲

國家之公利若明計遠池州縣將引轉賣近池州縣之  
民在

朝廷視之依然商賈也何害於國在民旣得薄利復免  
遠涉且可優游納課而

國稅不至於疾民矣伏乞慨賜

題明永著爲例是鹽稅無缺額之憂數縣有更生之  
慶矣伏候採擇

延安府志卷之十五

文徵三

碑記

金張廷直創修縣治築城碑記蓋罔聖人作事爲萬世功  
然欲興工濟衆非有忠貞之臣服勞奮庸亦不能成其美  
也延長古高奴地乃秦北戶之上縣向來未有城郭今上  
應天順人受命陟位以兆民爲子四海爲家爰命有司除  
天下大害必先興大利查歷無郭郭者皆鼎新之於大定  
二十二載臺省差官勘我延長縣治西北依山隴東南爲  
平城以工作商之邑令董承務令印前邑簿也曩者履正

奉公居廉守節

士風尚駿強項之家聲不

減棲營之舍望秩滿時士民詣闕請留特命賜緋贈秩光  
膺顯擢重宰斯民故樂督興役與同僚簿尉議開溝洫築  
城隍以是歲乙巳季秋之月自在房龍戒其事乃移檄部  
曲於西南起玉越明年春謀於義民和喜張可劉賦推論  
利害繪模圖幅喜等自乞輸給徙庸候糧公喜上下議符  
乃申使府轉申省部承准依議公乃僕馬陟彼北岵轉於  
東崗望定其宜降觀於壑自郭東山之西北爲平埔之址  
春復興役庶民悅來登登馮馮是版是築不期月而成之  
是時恐妨穡事姑輟工至秋復董其事凡所啓塞合鍵始

鳩倨功圖成獻於上披山之阿帶河之長劃壙之崇列血  
之濟曄然而若斷岸轟然而似長雲偉哉厥績下奠里居  
上輔皇圖茲良顯哉僕恐歲久湮泯無傳因宗親訓堅之  
請而爲之記皆大定二十六年

明曾鶴齡范文正公廟碑生有惠政及於民則廟食其土  
此自古以來守一州令一縣苟以良稱者然也若范文正  
公之在延州則未止於此公爲宋仁宗朝名臣康定初趙  
元昊寇延州兵抵城下士女恟恟安撫使范雍擁兵不能  
支坐貶公請自行詔以公知延州旣至選將閱軍修城築  
砦晝夜籌畫爲戰守備備旣具則招流亡開營田奏免榷



酤商稅有利兵民知無不爲於是敵人聞之恐至有無以  
延州爲意之言日益北去不得肆侵掠此其有功於民大  
矣矧是時元昊遣使詣五臺窺河東道路旣遠遂與諸豪  
歃血約先攻鄜延然後自靖德塞門赤城三道並入及聞  
公至延慶不可攻乃兩遣人詣公請和公兩斥之謂其必  
去僭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始可言和元昊雖未  
遠從而志不得逞久之卒降此其有功於國又非小也計  
公有功於國與民其大如此則豈守一州令一縣之良者  
可與比哉於是廟食於延更千百歲益降而弗替宜矣其  
或廟圯祀缺從而新之續之夫豈不宜知其宜而因循弗

舉殆非所以褒忠報德激勸方來之意也予嘗謂是實守  
土者之責今年延州守永豐陳公蚪上計將還詣予言曰  
公廟歲久且壞而後甚隘無以致虔副都御史陳公鑑奉  
命行邊過而興慨父老進曰此吾民事也願卽更而大之  
公曰雖然須候請於朝父老曰吾民止世賴公多矣今新  
公廟以勸來者子孫又賴焉一廟材斲之費弗大孰不樂  
用命乎於是不可以止而落成有日矣敢請文爲記歸而  
刻諸石子聞之則喜遂爲之記并拜係之以詩曰巍巍范  
公儒而善兵威卻西羌功著延城延人懷之廟祀千載遺  
風餘烈凜然猶在廟隘且卑公功則崇百姓者老願新公

官誰其倡之不日竣事憲長郡侯與公同志有赫憲長姑蘇之英有韓郡侯世出廬陵三公德業允媿公美百世有慕拜王君子

劉仕新城龍圖書院碑夫耀武右文風紀以清柔遠能邇績是用熙君子振民有德匪教何興徽典叙揆明倫宏化者學也昔之白鹿紫陽所由啟焉爾經義治事學以明道是謂理義相維彛倫攸叙率釋天德之純允施王道之化故能殫勛共績聲光於時斯其闡人極而耿休烈胡安定之講學尹翁歸之化蜀內爲近之乃若揮羽臨敵舞干格苗非仕優才宏幾何爾哉榆鎮之新城監司開府處也憲

副節度則自今月川楊公始先是鎮靖戒嚴公以臺剏遊  
擢規畫壯猷戢兵備而揚國威西陲宴然者且三載公猷  
猶欲宜修文德以來之也城居崇岡壁峙千仞巖區二畝  
一方具瞻公嘗望而奇之也創爲書院前闢景范堂五楹  
後構正學祠三楹周繚屏墉義路禮門坊表龍圖焉新城  
故有范老關駐馬營經畧遺跡齊力盡瘁興營田障要害  
結恩信簡閱兵皆知延州事也公景號題名厥惟魏哉祠  
祀孔子東西以文正范公雲巖張子配之實以經書子史  
不日告成費給公帑民不知勞公時設科振鐸絃誦颯然  
於是學師髦士懷德而問記夫愷悌之作人也尚矣是故

禪麗澤之益者其業斯進修之克廣負宏毅之品者其才自文武之兼資河汾蘇湖曰此嘉稱也蓋業有專攻術貴善學學成於勤惟勤則有功惟功則可大賢人德業胥此以懋譬之治絲鮮類攻玉無瑕鹽梅以和不虞其弗倫也水火以濟不虞其相反也故源非洙泗橫渠之流者皆異端人懷先憂後樂之心者爲蓋臣不然掘井及泉惡可以自己若陟遐必自邇其進顧無序乎公斯之舉干戈俎豆良翰咸喜故利用厚生則睦族之義移於忠理一分殊則西銘之仁達諸天由是忠篤則義以立公溥而仁以昭塞上謳歌可洋溢域中矣多士其勗諸故率履允元而經正

勞行數錫而變通教義以立德斯不孤是則是做將無不善者矣彼羣聚逸豫波逐風靡者尙書院之樞趨何爲者邪公筮守汝大興水利召杜遺愛劉揭堅珉秉憲河東風行露濡寢淮避鮑分守河西鑿北地鵝池引河流於城內用防寇警茲按部塞北戎馬倥傯獨能振文教於遐荒蓋鎖鑰望重不徒龍圖甲兵可恃以無恐其匡濟輔世有足徵者豈直一書院也鼓舞乎念哉其勿諉願學孔子無以張子爲少濟美交匪無以揚公爲後公諱錦字尚綱山東益都人起家兩辰進士故諡著之俾邊人士世世感慕焉劉子鍼關王廟碑記韓昌黎有言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

山川孔子爲然夫汾陰五時祀以地也朝日夕月祀以時也肆類禋望柴秩升中亦惟四岳舉之若乃歷千餘禩而祀匝地亡家社而戶褻惟壯繆一人而已攷之祭法以勞定國祀以死勤事祀顧未有若斯之盛也社稷山川無論已孔子之道大無外小無內卽章縫之士畢世不能殫窮奧蘊况愚夫愚婦之屯蒙雖可與知貴日用不知是以祭典頌之天子而家祝戶誦不與焉若夫壯繆忠純義至鬱爲浩然之氣而待塞天地沁古今人心如儒先謂箇箇人心有仲尼也故以人論自后王君公與縉紳縫掖取依恐後卽愚夫愚婦儉夫壬人咸知頂禮而攝服之以地論

自通都巨邑及遐陬僻壤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果何以得  
若斯之盛也說者曰勇敢萬人威震華夏志恢炎漢諱不  
足祀此亦勞定國死勤事之公祀已耳而家祝戶誦或不  
在是至報曹小節耳後爲大義秉燭恒禮耳誇爲奇節滅  
良刺醜單騎出關諸事又皆大將餘勇耳詎爲神武以是  
爲足千古乎此皆未窺壯穆涯涘者昔壯穆自言曰日在  
天之上心在人之中此語本之管仲深於春秋隱然以陽  
宗普照自予且顏顏秉火德以翊炎漢則喪目心人其靈  
奇盛著也宜哉按臨難語云我死當有精氣上薄霄漢控  
於天帝左右將神隨天帝縹緲下鑒人世順逆忠邪此共



凛凛生氣古今摩霄是以無人無地無時無思不服如七  
十子之服孔子也者其靈奇盛者也宜哉此已事當武宗  
末年李午作難以妖術陷雒川縣雒與宜川縣隣移師攻  
宜勢甚張宜北門內廟壯穆遂顯焉賊薄城急見紅面巨  
人當門無不膽落午僥機智先期逸黨竹盡勦廟碑儼然  
可按也先大人所目覩而口授之惟我皇祖神宗之卓識  
度越千古初加號曰協天大帝再加號曰三界伏魔大帝  
神威遠鎮天尊威聖帝君夫曰三界曰天尊帝君則是統  
合三才而一之曰伏魔曰聖則是總括五教而一之廟謀  
宏遠矣余也爲今之臣尊今之制况乎神傾壯穆視愆夫

愚婦更甚者欣覩盛典不覺踴躍而掄揚之顧竊仰體壯  
繆之心或有所不忍受也何者受則臣耦君矣受則弟先  
兄矣受則非漢制矣於中心有所不安不安故不受也又  
於其棄漢壽亭侯若敝屣決之也曩予治鹿泉何大瀛公  
備兵對予言一孝廉夢壯繆口授聯云一心惟知兄和弟  
千古那論帝與王夢似幻而理則近真此夢適與予心協  
時予年八秩耄弗文敢以千百載後淺衷薄識遙度千百  
載前剛大正直之心亦妄矣倘在天之靈鑒予言而恍然  
曰庶幾予載後知己之言乎以心照心若傳神披拾往事  
無溢美視世之節取一二爲奇譚大徑庭矣予因世說紛

雜矯誣正神昧其本實故原心而爲臆說顧拜大帝拜天尊世拜之耳壯繆固不辭陽之顯名而陰著厥用千百劫如一日在漢之世終其身爲前將軍安知今日非仍漢之前將軍也千古誦尊聖大尼至無所誦又安知非仍止封人木鐸一語也乎單邑北門外建關廟相傳蓮妖煽禍頽危前令雒陽李某夢帝默佑驅賊全邑獲免謀創廟將落而李以艱歸未勒貞碑典遂缺姪都治單三年河伯兩怒城而止賴靈砥之萬家之邑再免於魚單士民咸嗟靈異慶更生也式靈貺懇予爲記予因藉手以彰神庥且終李

記內李午卽世廟大獄一案之張寅也。因爭場打死人，逸出至洛川縣，以妖術煽惑陷洛川殺官劫庫復攻宜川，壯繆顯靈收績而逃。午挾妖術不知何術，認爲張皇，后之臣改名張寅焉。及朝審竟作張寅，當時訊官並各疏舉指李午者，俱以無故改入人死罪，遣戍八十餘員。斃於杖下者，太同巡按某及某某洛川縣民石文舉與李午，善知之最，莫逮至京師朝審，渾李午服科道衣同班走。文舉又指曰：此李午也。又令服吏承衣同吏承班走。爲明坐多官罪，李午脫然無辜。寶錄見在竟成鐵案所。

謂禮失當求之野者何在但事甚野而鮮人知終無野史可參考姑記之

國朝陳天植重建鼓樓城樓碑記金明一郡儼然係三秦之藩屏既自闕孽流毒遂使神州陸沉草菅人物丘墟城社嗟茲封域烏延非故我

皇清鼎新守土者康田引養民幾衽席夫何已丑之阨王逆寇攘王珍繼摧乙卯之變朱逆煽亂金甌再缺雖恢復不旋踵而蹂躪殘燬樓閣剝落幾同瓦礫余於丁巳春奉

命來守是邦撫此殘黎荒域不啻痲痺之切身怨谷之在咎見夫城樓鼓樓收壁頽簷不可恃爲守望計若不亟治將毀

者益毀而廢者竟廢故於哀鴻爰集後已未季春捐貲鳩工令本府經歷陳宏訓照磨倪繼徐董之計修鼓樓一城樓四敵樓九棟宇堅茨堅實耐久泊修西山文昌閣東城三元祠金粧聖容丹雘輝煌雖神鑒式臨尚未可必而吉蠲維時歲幾無憾五閱月而役乃竣將昔之不堪風墜雨零者今則攸除攸賴矣是役也工費浩繁獨力難舉幸共事諸君子暨屬邑衆僚友同輸勩工於是筆以紀之用誌和衷之保障云爾

趙廷錫重修府學碑記粵稽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故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頹宮選士造士以升之司徒司馬黨庠序

術之名三代爲烈甚盛典也其制自天子諸侯之子及凡民之俊秀無入不然由國學而郡而邑無地不然一道德以同風俗洵惟建學爲重亟哉吾延雖僻處西陲聲教所訖人文遞出明興百餘年來節義文章勛名炳炳觀風者莫不曰生甫生申非贊官之靈傑不至此而贊官之鼎建與相沿而遞修者代有其人以是記棠棣之實以是廣樸棣之澤輝煌燦映迷甲西陲矣鼎革之後城社幾墟廟貌隨之兵過棘生每深禾黍之悲當

上龍飛七年庚寅歲年艾甫息一時司牧多廢運才太守李公肇源暨庸令范公光遇乃倡謀而鼎新之建正殿戟門以

底法焉。墜茨丹雘未遑具也。嗣而太守陳公培基建明倫堂矣。啟聖兩廡後閣前坊亦闕然未遑具也。復遭己亥大水而方新者復剝蝕焉。久廢者終瓦礫焉。嗟嗟以天下古今之所共尊者莫孔子若。天下古今風俗人才之係莫孔子之廟若他如禪林釋觀俱次第聿新而贊宮盛地歷十餘年所尚未具美伊雉之責歟。太守牛公甫受事而惻然乃捐俸勸修百金首倡。並易栢栢之值以陶瓦甃石棖牖。糜康之資。期而辨剝者新之。蝕者補之。正殿戟門煥然丹堊也。久廢者創興之。建啟聖而敬達於報先。建兩廡而祀隆於配食。建鄉賢名宦而崇德報功之典。引於勿替。將



禮制愈周禮意畢達於以造多士而鼓文風視漢殷褒晉  
范甯皆以興學勸士爲治行第一寧多讓歟余因念學官  
之重庠序校之爲名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爲實典  
謨雅頌卦爻之爲誦誦收端學釋紳基偃琮璜瑤瑀之爲  
佩服逶迤周旋咏歌擊拊之爲容聲諸學士大夫類能舉  
之獨是修明祀典以崇先聖樂育羣英以獎後學非命世  
之賢不能此我公廉以自持儉以自奉而獨竭囊經營建  
學樂育之是亟且時進士之俊秀者而朝夕訓課之他日  
成材之彥聯翩而起孰非我公遺澤哉生甫生申寧徒恃  
地靈使然歟斯舉也不病國不勞民不數月而規模大備

可觀全盛之遺公乃不自爲功而一時同事諸公謀名蹟於青山之石徵文於余余不文亦何能諛但詠泮水闕宮諸章爲今日頌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我公之謂也其督工經理勤事樂輸之姓名詳勒碑陰以共附不朽可耳是爲

記

楊茂太和山碑記縣治之西南里許有山焉層巒疊嶂洛水繞於其下嘉靖初年感白兔呈祥之異創建玉臺觀於上彼時明神感應捷若影響四方來朝者自二月至三月朔旬香客絡繹不絕香資每至一二千金洵上郡第一奇觀也然廟地保留西里匠戶劉襄陽地彼時匠價及住持

焚香度費香稅及之厥後香稅入官而各費用咸無所出  
邑侯羅公將本里山麓下絕戶衰經住地作爲常住每年  
少留香銀以供糧用至本府三守馬公署縣方遂其事一  
時稱快邇年來香稅漸薄糧價累及道人以致住持星散  
殿宇傾圮邑侯趙公批將糧草留於拖欠項下第冊內戶  
口猶存而里催不得不按數徵求道人不得不因催受害  
吁嗟乎庶人在官莫不有祿彼何人斯酒掃焚香方沐升  
斗之惠返羅催料之橫里茲名山者不若是也邑侯王公  
蒼心商焉無何而又他遷矣至夫啟本年署印鄜州知州  
李公奉整飭郵延道張公登其山履其堂週圍巡視見撫

臺河東張公之題咏儀部郎左遷是縣高公之贊揚暨各  
道府若龕之碑記文人騷士之稱述遂愜然捐俸金於本  
年香稅三十餘金留山以爲修葺殿宇供奉香火之資邑  
人咸加頌嘆曰山靈其復靈兼遇帝鄉紀公來牧茲邑甫  
下車卽攷輿志究縣治得名之由業已修新甘泉神祠矣  
又於鳴琴暇日登山觀眺詢訪輿廢顛末隨撫然曰有名  
山方有香稅有香稅方能常保名山茲本山香稅旣以入  
官可令常住之地復有糧乎可令燒香之人復被擾乎又  
况此山地皆陡石能值幾何所產幾何區區以數畝石瘠  
之地作拖欠之虛名爲道人累何若並閉其戶口撤入閩

縣之爲便也於是仍令督修山場蕭渭毛有倫等董其事  
將原額錢糧勒石開除以識永久渭等執簡索余爲記余  
以山之屢歷載在楊太保碑記詳載其盡之矣何容復贅  
南儀重修文廟碑記國家立廟崇祀以報本建學明倫以  
育材其典甚重其義甚深其關於世教風化甚宏且遠宜  
川廟學罹兵燹後殿宇傾圮邑人士過而望之未嘗不慨  
然祇以物力諸乏時勢艱阻遂修葺有待耳甲午夏邑侯  
王公道亭蒞茲土祇謁先聖俯仰久之喟然曰學之敝壞  
如此雖以其咎因以修葺自任小且鳩工儲財備費政稍  
暇卽躬詣有視勤督率自正殿及兩廡戟門先賢名祠次

第繕溝且增修構星門頴池又改建啟聖祠巍然煥然悉  
改觀焉公之功豈可少哉昔范陽祖君知袁州見學官  
廢缺大懼人才放失儒效凋疎力議改營頴川陳君聞而  
是之盱江李泰伯作記而爲後學勸蓋人才關乎風氣學  
校係乎作興激而行之存乎志義勉而成之在乎力行昔  
人所以矜重如此宜先世以科名德業著聞者曾不乏人  
自明季庚午張胤祥列賢書後登進者寥寥豈運數之不  
齊抑入事此殊盡而倘宜之多士感時砥俗發憤於學遜  
志敦敏繼往開來於王公之雅意豈有負哉余僑居宜邑  
與邑之士遊有日媿効切磋而未逮茲工竣爲之記凡我

人士其共勗諸

柴大伸城隍感應碑記今夫圖治莫大於安民而安民莫切於緝盜蓋稂莠不去則嘉禾不生况豺狼成性破人家而戕人命者哉顧緝盜易而緝無名姓之盜難緝已獲而復逸之盜則尤難非賴赫赫明神冥中仗助曷以克濟如客歲秋季群盜之劫張希貴張自立家也鎗刺火燒立斃二命何其慘也爲民牧者寧忍坐視竊不自揣卽爲具申上游矢志捕賊以洩神人之憤但各匪俱係夜來夜去無可躡緝爰爰禱於本縣城隍之神乃不浹旬而白自興等以竊盜而被執於管兵因過縣而見認於鄉老五賊羅列

於惜前若有陰兵厲鬼械而送之公庭者然至營兵追捕  
之後首惡既縛其餘党類料無不鳥驚獸散遠舉高飛詎  
知天網恢恢或洩名於盜口或搜跡於庄隣或訪有名之  
盜而來有名者笑出或覓可據之盜而茫無據者巧遇且  
也脫籠之張三何以復被詰於慶陽而漏網之張五又何  
以巧相聯其手足乃知羣盜之所爲者人也而其所不能  
爲者天也至於奉天以詰奸除盜以安民者神也不佞豈  
敢貪天之功忘神之賜以爲己力今之俎豆煌煌萬舞洋  
洋者未足以報神功而勒之貞石使後人知神明之顯應  
也如此作惡之難逃神鑒也如此睹廟貌而警心覽遺文



而伐志有不以白自與等之駢首就戮爲殷鑒哉自此以往民不爲盜而姓永享風清俗美之化則神之大有造於後世也其將以今日之言爲左券云

延安府志卷七十六

文徵三

雜記

明楊懷尊經閣記成化丁未夏督學婁公臨延安見邑庠之頌詒大誥三編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諸書俱置敝室將不免風雨鼠。因相明倫堂北山高處命邑尹建閣藏諸書侯捐俸宿輸鴻江庀材創閣若干楹名曰尊經閣經始於城化城申春落成於己酉孟夏懷承乏學諭邑士大夫輩屬涂記以垂不朽謹按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畫卦大禹叙疇若典謨若訓誥若誓命歷聖相承人文漸著旣而

易混以索待曙頰亂禮樂散亡孔子從而贊之刪之定之  
取魯春秋而修之六經始備自秦用李斯以焚書不可謂  
非斯文之劫也漢之興首除挾書禁而典籍始出諸儒  
各以己見相穿鑿雖董子有天人三策而溺於陰陽唐韓  
愈有原道一篇而不致格致迨宋之濂溪周子靜窺理奧  
而太極一圖爲羣言祖程氏兩夫子親承其教多所發明  
尤以新安朱子爲集大成焉於易有本義啟蒙著卦考誤  
於書有訂定蔡氏傳於詩有集傳於春秋有辨於禮樂有  
通解又於戴記中取學庸二篇與論孟列爲四有集註有  
章句或問於太極圖通書西銘有解於凡先儒之說或足

其所未盡或自其所未學或損其所未一起斯文於未墜  
覺來裔於無窮厥功亦何偉哉使元無許魯齋斯文又不  
知其幾墜地矣惟我太祖平定之餘卽以儒術化成天下  
以四書五經取士太祖命儒臣纂輯大全一本朱子之說  
頒示學宮其嘉惠斯文補延天理民彝者寧徒爲科舉之  
資利祿之階而已哉欲天下從事於學者講之明行之力  
尊而勿失庶不負聖賢之訓歟願降之意也尊經一節修  
之可勿亟亟歟既告厥成爰爲之銘曰河圖洛書斯文開  
統六經四書傳於周孔顏曾得真子思嗣業孟子旣沒微  
言乃絕有宋濂溪道接不傳二程者出受以至言高宗前

漢朱子挺生吾道正印受之延平四書有註六經有解功  
深澤茂如山如海聖賢不作大元繼華道賴許公不脩不  
差太祖龍興扶植斯文聖謨洋洋嘉言孔彰真儒用世吾  
道增光明明太宗丕續繼承撫綏四海崇重六經爰命儒  
臣以修以明著天率土是降是頒翟水之陽縣曰延長屏  
山鍾秀士類雜習夔公戾止命王制始王公經營築閣於  
此棟宇峻起簷閣軒翔嵌藏六經壯觀邑庠非經無道非  
道無人人不由道宜鑿刻文

劉崇道運修廟學祀粵惟聖人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  
天地泰而四時同故歷漢唐宋元靡不建學崇祀迨本朝

文明未統內建辟雍遠輿躬詣而光啟文明外建泮宮憲  
臣振聲而化洽庠序春秋祀典觀古益盛士君子躬逢盛  
世詎可忘學校育材之地任其廢弛不顧乎延長學肇自  
元至正今踰五十廢廢弛不新久矣前邑宰孫逢吉謁廟  
慨舊規稍隘乃誘義民倡捐布縷粟米輸力役改建殿廡  
併創櫺星門鑿泮池吾庠自此科第蟬聯英名輩出固士  
子沐浴於道德教化者深實係吾孫公敦崇聖祀倡興文  
學有以啟之也未幾公薦陟憲臺繼淮陽宗麟知邑事踵  
爲經理適歲穰民移不就明年歲登麟僉謀踵成之外制  
俱備煥然新廟甲諸邑厥功豈小補哉昔僖公修泮魯人

項之文翁興學蜀人稱之今邑文廟聿新使不爲之記將來者莫知所以新之之由又何由而知尊道德教化也耶因督王勒石以垂悠久云時成化乙丑孟春

張旭陽石城起韻孟子築城鑿池之論史記婁敬形勝之說則城池衛民誠弗計闕近年北虜猖獗荼毒生靈非深溝高壘無以爲禦延長舊有土城歲久傾圮戎心叵測萬一臨境卒難支持斯民惴恐措躬無地幸分巡道方公命下修城易土以石余方慮獨力難支邑致歸別駕蘇景泉謀於衆曰觀察方公與吾邑侯佚道使民永資保障吾輩當共成茲美僉指金穀爲倡千戶麟占捧檄督工計丈數

高倫置徒庸厚薄命典史郭廷祿日勸監視度民不應趨  
亭赴劫相有逸言經始於春三月竣功於秋七月東西南  
三面地勢平坦咸築以石高丈八尺厚丈餘水門一座石  
爲之北面并東西北兩舊倚山爲險乃斬崖爲階礫更加  
聳峻視昔改觀是歲秋虜果入寇他方被戕我邑晏然夫  
爲民求生仁也事備幾先智也士民踴躍刻日舉事不煩  
督徵而和平應之信也今觀察能審時布勢孚合民心一  
舉而衆善皆備民之利公所賜也古人有愛一人惠一物  
者猶足稱恩矧保障一方利澤後世乎揆之理勢當昌后  
翼孫長爲王國干城腹心之選豈僅感人一時如今日藉



新聲譽已哉方公諱遠宜字時伯直隸欽縣人嘉靖二年  
進士由御史轉今官餘善政未可枚舉特記修城以俾後  
來者效焉

陳國柱重修察院碑記漢臣蔡氏有言天下有事則戴笠  
不給於務天下無事則鳴佩綽有餘裕言顯庸於治世難  
也顧天下有長事之士藉口持天下澹然簡矣鷄肋其官  
博舍其器不任也抑又有喜事之士搯腕論天下銳然動  
矣罷民興作耗精攘利任而不任也惟渾有無忘喜畏乃  
能任其事荷頓陳子任延長見邑之田蕪廬空卽廟宇俱  
敝僅治六房取蔽掩卷而止越次年辛酉撫按經驛乃修

三司奉馬過境復修城垣今憲臺古布政司公署也久頽  
過半無以停驂廼卜吉三月辛酉興工作度材經費棟折  
榱崩者易之甍毀闕者補之若前堂後廡以及書厨大  
門三門屏垣廡戶甬道等俱新之事非泐造功半古人甫  
闕封告成伐石請記陳子曰昔劉誠意自吳歸越吳相國  
使擇官舟以渡而使人送之尚請自擇之乃詢何爲官舟  
使者曰此易耳俾視其蔽蓬折櫓而破帆者卽官舟也今  
之視公所者亦如擇舟然如蔽甚不恤必無舟矣余家視  
其舟非喜事亦非畏事要之任載第求不敝焉云爾何敢  
攘美以自居也遂書以爲記廿天啟辛酉仲夏

馬中錫范文正公廟記去延安西北三百里有營曰靖邊  
其俗呼爲范將軍馬營其隘題爲老范關然莫考其所自  
也或謂范仲淹知延州時嘗駐馬於此故營名云然或又  
謂范雍亦嘗知延州而當時呼爲老子老范關之名固當  
本於此也二說未知孰是宏治己酉予來監邊儲營將劉  
銳自予范公嘗有祠於此歲久湮廢敢請復之予笑謂曰  
軍旅中乃欲理會俎豆事耶雖然爲之固甚美但恐陵谷  
變遷圖書莫考廟貌茂而大小范之恩闕也銳則笑予復  
謂曰祀有曰以勞定國則祀之仲淹昔在軍中西賊破膽  
卒成邊功較之老范爲夏人所欺者不亦有勞而能定國

乎可祀無疑矣。改其從事院乃度地於城南西偏坐西向。辰西溝背阜中折可埤遂集丁壯具畚鍤誅林於山陶甃於治不旬月衆工咸舉前闢大門中爲正寢既塑泥像復設畫壁左輔以廡以居守典周繚以垣以嚴護衛工既訖謂廟無祭田不足以供祀事而贖守者移文於予以其嘗田荒閑者請予白諸巡撫都憲黃公敬公是之劄予檄銳俾知所請已而銳復鑿巨石請予記之。碩予方改命督學以去久弗克記。越五年甲寅予爲大理少卿銳復走介入京趣之。夫范公一代奇材也嘗讀其與夏國之書不類宋人文字其雄詞邁氣直可與樂毅報燕惠王李斯上秦皇

帝兩書爭雄長其文如此宜其見諸事爲者彪炳轟烈撐  
扶天地與其文相稱也然在慶歷間擁強兵據重鎮僅足  
以支吾充吳而已卒不能擣靈武而踐賀蘭者何哉意者  
筆墨之詞易工而戔矛之功難立也抑別有共說歟故嘗  
攷之河外之事一神世衝辦之有餘矣尚須煩仲淹哉觀  
其策龜之謀甫入而天都野利之首卽授夏人固已奪之  
氣矣柰何當國者方事懷來而神亦尋卒使其績弗竟然  
則咎將誰任乎兵法不謂軍不由中御今延州寇在几席  
朝廷千里迺以通一書奪一官予不知其爲帥者將何以  
令於軍耶此古今之通弊也范公不泯盼整之間當必以

予言爲然矣於是乎記

予慎行清平堡新修水口記清平之西有河從谷中來貫  
橋而入乎沙曼衍岸陞屹岌久未有塞也萬歷九年明晉  
文公備兵靖邊旣已申布要束拊循吏士咸有成法始以  
其暇躬率將吏行視城堡至其地而駭曰使敵攻吾之暇  
如枕席上過矣惡用長城爲哉叅將李君進曰聞塞外數  
里有鮭肥湖者則水之源在焉意可循而導也公立行視  
馳出塞甫三里得水所從來有大石廣縱數丈水瀾漫溢  
之而流公曰此天作之險也鑿石爲竇使水潛出其中吾  
因石而城之以介內外其慮乎於是度石之徑輪疏而三

寶引水而注焉因甃石爲牆於上以控河之兩岸夾河而  
垣之東長四百七十丈五尺以屬於邊之東西長五百二  
十一丈以屬於邊之西纏聯逸靡若張兩翼而關於石墻  
之間爲櫓三楹旁列夾室戍者處之其水減汨濺滴投滿  
赴節旣備天險亦稱大觀信可謂規宏剏巨垂利無窮者  
矣清平於上郡一斥埃之地耳進而度之上郡延袤千里  
有如是險而未成者幾何又進而度之諸邊起山海至於  
隴西有如是險而未成者幾何一時賢大夫將吏建牙擁  
旄人人如文公各思畢力殫精規久遠之圖以稱上旨因  
以震懼戎區耀威靈而講武事豈憂邊患哉公名作四川

涪州 隆慶二年進士

孔聞課修學宮記時維甲戌皇帝有天下七年國家以余  
世祖豆勅典容臺討綿蕞之故實無何謬登啟事移監河  
西諸路除先二日至自關里越明年乙亥元日謁祖廟釋  
菜禮成會倉鼠竄厥古瓦粉署梅梁并急連 屬有事詰  
戎與屬吏罔帶折著申九拒之法金城除器以介不虞靡  
皇聿新廟貌奕展妥侑春杪歌雲漢逐陽黨乃雨秩龔稔  
仲冬寇數萬薄城下烽火徹甘泉掠西鄙塲寨不下士若  
民率余教昏旦戍陣上下固志而禦隆衝已而大將軍將  
驍騎萬三千來援屯城內八閱日無戰意介士不戒燎民



間薪米盡競取廟中燹棟供爨具監軍使禁不行壞兩廡  
楹椽以四計百姓無弗敵讐俾執者寇遁將軍以兵去乃  
復假於有廟跡湮蚪蚪響輟金絲愾焉歎斯文之將喪而  
謀爽鳩之業旋以時詘寢再明年執事有撫寇之誤亂人  
兩踐高奴之麥三取厥禾七月復遁余得悉其祿入鳩材  
命工用竟前志首葺正殿嗣繕兩廡門坊壁垣庭階几座  
之畢飾葢始事於丙子十月迄於丁丑日經參次月軌赤  
陸而告成焉是役也救敝啟新麗不雕樸道法諸萃義取  
謹大壯其構重輝受春風於松牖官墻如故懸日月於朱  
欄得其門者動几筵櫛櫛之思於以衍在茲未墜之緒庶

不至空貯想於國門虛流連於隨會焉矣

賈明孝復三賢祠記縣南故有二賢祠記雲巖令張橫渠丹州推官胡安定報德報功之無盡也後奸民改繪儒釋道三聖像於中堂而移二賢於大門之內其隘不能容膝歲時祭拜於門外日久以爲固然孝來尹是邦遂令民奉三聖像於別所而復二賢故位且倣文廟制更爲木主一時察屬士民紛有異議以爲輕三聖而重二賢噫常人溺於習俗學者牽於所聞夫安可以深論耶述三教之所以異同以及二賢之所以不可不復者用豁愚蒙以示來茲夫道德一編虛以爲宗大乘諸經空以爲妙而吾夫子意

必固我盡絕者非空耶故顏氏得之爲若虛爲屢空而號  
曰亞聖蓋聖賢之心體淵源未有不若合符節者顧儒者  
虛涵而實運之空存而有發之故無聲臭之中釀位育參  
贊之理視諸剖斗折衝無爲自化與夫愛河苦海一切捐  
離而舍筏登岸者其作用固迥不侔也猶龍之嘆僅見於  
家語之所載而西方聖人不治不亂之說似亦未必出尼  
父之口假令三聖而共議一堂寧保其不相柄鑿而後世  
乃必欲合而視之果何說耶且以佛居中而左老右孔又  
何其謬爲軒輊而肆無忌憚之若此耶故余於三聖之道  
樂未有窺而合祀之失其倫不如分祀之全其尊自爲千

古之確論也矧佛老寺宇徧天下而吾夫子萬代王祀何國蔑有指無用此區區聚居爲矣噫余於是重有感焉老之初不過清淨而後遂流爲瞋目跌坐嬰兒姪女丹鼎黃白之妄佛之初不過寂滅而後遂流爲割臂舍身三途六道福田利益之誕儒之初不過道德而後遂流爲飾章繪句博聞強記功名富貴之陋淺足以自誤而深足以誤人非朝夕矣延至今日儒者猶有闡釋先聖之微言而模範當世者而華氏之弊竟至爲大盜之淵藪則釋老之學偏而窮終不若吾儒之學大而通也蓋彼以其厭世者轉而爲出世故人亦以其亂世者託而爲出世黃冠緇衣流寧

可究詰其爲何如人若儒道則炳炳朗朗就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中爲磨鍊至顯至著間有曲學阿世僞學欺世者人且交口訾之矣何所容其託耶故曰釋老之偏而窮終不若吾道之大而通也漢專訓詁無足道者有朱真儒輩出橫渠崛起其間少喜薄兵好釋老晚而闡道無論正宗東西銘諸作繼往聖而開來學卽其令雲巖也以敦本善俗爲先會鄉耆勸養老詢民間疾苦百世而下猶可想見其平易近民之風若胡安定之司李丹州以教授蘇湖學法隨其水賢愚訓之而見者知爲安定先生弟子其造士作人之功又何偉也總之皆仲尼之徒大有功德於

宜則宜當崇祀焉假令素無祀字君子猶將禮以義起况有而廢之抑獨何心水木本源之旨毋乃悖耶故知三教之異同與二賢之所以不可不復者而不佞是舉也可以仰質聖賢俯對蒼赤矣第人情厭常而喜新恐不佞異日離此方必有更起而爲邪說者遂託貞珉垂不朽焉

蔡植重修宜川縣署亭子記宜川古丹州也唐爲咸寧郡今村曰汾川雲巖者卽古屬邑迨宋元并數縣而一之土壤險阨調發繁夥紛紜輻輳較他邑治理尤難苟非才能超異者雖僅僅支吾之不暇奚冀其修舉廢墜哉縣尹張侯宰是邑凡爲羣黎保障計無弗周城修於元叅政朱希

哲造今百年多頽廢公重爲整理又西南二河經驟雨連日氾濫城沒者數十版民惶惶失措咸謀遷徙時城中不下萬餘人公慰安之爲夾壘於堰隄防水性翕然民獲奠安次及學壇館舍悉修治顧縣署建自至正乙酉棟宇雖完榱桷朽腐久欲新之未遂也天順辛巳公奉都憲命董邊儲而署之亭忽自仆還轍遂發公帑鳩工掄材晨夕殫力不越月而輪奐之勢成信可以攸躋而攸寧也士庶咸屬予爲記固辭不獲曰斯亭古琴堂也表儀一方觀瞻百里所以承流宣化柔遠能邇在是政治得失生民休戚在是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屛漏幽隱之處猶不敢

愧矧亭爲顯明之地躋是亭者應列宿宰百里可不慎歟  
端本澄源留心撫字不負民社以接武古循吏可矣否則  
亭雖美虛器耳於治道奚裨雖然修舉廢墜又視民心從  
違昔衛文公營楚邱國人悅之蓋以所爲爲公今張侯雖  
屢有繕治皆職分當爲無不合民心孟子曰以佚道使民  
雖勞不怨公其得之然以數十載之廢墜不踰時而維新  
則其才之敏捷又實有大過人者詩曰孔曼且碩萬民是  
若敢以是爲公頌公諱釋直隸清苑人由邑簿薦擢今職

云

張環修城隍廟記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古之道也歷漢唐



宋率由之而不革肆我皇明混一區宇主宰百神禮制備  
而群祀正城隍載祀典守土官歲時與社稷山川風雲雷  
雨並祀所以求安民也雖然亦各有其時焉縣尹交城譚  
紹宗守官茲土政通人和百廢具舉慨惟茲廟未修非鄭  
重祀典意乃經營結構礱柱石陶甓斲築垣墉旣成屬予  
作文記之余惟茲邑雍州西河春秋白翟之地當秦晉之  
交密邇潼關天下治安無事則已一或有事則此地亦入  
關之徑必先受兵元季多事之秋士女化離景物凋殘卽  
殿宇亦傾欹於曉風殘月衰草夕陽中見者爲觸目凄然  
迨我朝列聖相承九州莫安物力豐盛琳宮梵宇類皆丹

青綺耀金碧鮮明造者方窮極巧麗觀者亦習爲固然矧  
城隍爲一邑保障在國制所當奉祀者乎今日之所爲蓋  
亦適際其時矣吁廟貌之興廢可以占世運之盛衰國家  
之治亂然則縮章垂魚懷印曳綬受朝廷之命膺民社之  
寄致崇於此以安民爲事者非誥也時也廟記之作予亦  
安得而辭

伍福重修忠武王廟記宜川縣治東鳳翅山之阿有廟祀  
唐成寧忠武王舊矣王渾姓瑊名本鉄勒九姓之渾部弱  
冠才勇過人屢樹奇勛積功至金吾衛大將軍逆泚之變  
德宗狩奉天王以忠義感率三軍竭力捍禦及天子還宮

投節度使孫樓頰郡王徙封咸寧宜川在唐爲丹州咸寧郡實王之故封廟食於茲宜矣元豐中守臣請於朝加賜廟號迄於金元並侈褒典廟中舊有惠聖泉歲旱官民請禱甘澍立應王之孚佑旣非一日合皇帝成化十禩甲午夏予奉命綱紀學政抵邑適旱氛大熾敬禱祠下獲雨連晝夜枯槁用甦因覩殿宇傾頽不足妥神竭虔知縣事譚紹宗請重爲繕葺謂典史趙聚勤敏可董役而邑民成傑等皆樂於相助始事於次年春三月至秋抄畢工復浚其泉源環以碧甃屬浮屠延能典廟事遠近趨謁者歛門而心閉登階而容肅王之威靈蓋彰彰也旣而邑進士張琛

介諸生楊聰等求于文以鑿於石嗚呼天地之妙萬物者  
神也神之爲之者氣也故生而得其氣之靈則爲偉人雄  
視一世發爲忠義之業其歿也復爲明神禦災捍患與陰  
陽同其用如王者誰能測之矧此乃故封神所憑依宜守  
土者所當盡心也予旣紀其顛末復爲詞俾邑人歌以奉  
祀其詞曰 山兮鳳翅神兮忠武鍾靈氣福茲土雲舒卷  
兮旌旂風震撼兮鞀鼓儼萬騎以相從躍千群之貔虎神  
光皎兮如生倏來思兮在觀翼翼新宮丹楹朱戶是灌是  
將載歌載舞疫癘兮賴惠泉炎敵兮得甘雨弭厥內憂兮  
寢其外侮沐神庥之無紀極兮崇禋自古

楊士清重修文廟碑記陝西自大荒之後百事廢弛廟學多敗壞弗治而延安諸邑尤甚辛亥予奉命視學明年壬子出按延安抵宜川課士之餘祇謁文廟幽隘弗稱周視學舍率皆因陋就簡乃屬官僚師生問曰聖天子以興學育才爲第一事恐郡邑吏有祇有怠勅遣憲臣巡且督之弗事事者有罰茲學之敝乃爾誰其尸之僉曰學自洪武間知縣高以敬因元舊規增修後五十年而敝正統間知縣張釋重修今復五十年有奇矣久而復敝勢使然也知縣張倫進曰倫之責也敢不敬共願前此民未阜弗敢用今其時矣且苟完非難垂久爲難奇勞永佚倫之志也請

以丑年爲期予許諾倫於是會籍程物鳩工戒徒伐木於  
林鑿石於山陶甃於野諏日將事越三年乙卯告成凡廟  
爲大成殿爲東西廡爲戟門爲櫺星門爲神厨庫凡學爲  
明倫堂爲齋爲號舍爲廩倉屋大小共千有餘柱丹青炳  
燿規制一新民不知費所從出也學故有欽降典籍先是  
居民弗戒於火延及學舍百籍煨燼數十年來未有能復  
之者倫捐俸爲倡遣人詣京師購之輿至宜川乃於明倫  
堂中道構峻屋藏之扁曰聖謨閣復以禮器不備非爲政  
之體又範銅爲祭器百餘事籍其數使有所稽宜川之學  
至是始大備矣師生疏其事於子子閱之嘆曰爲治有政

有教世之典司郡邑優於政者多矣其知敦尚本原以任  
教化之責者不概見也事急於彼則必緩於此故今之廟  
學或敝而不修或修而小小補葺旋即廢壞至於經籍之  
存亡禮器之完缺尤復漠然不相關夫舍教以言政一俗  
吏優爲之是豈吾儒所謂政哉然則宜川之令可謂賢於  
人矣抑不獨此宜川舊無鄉社學倫至始創建社學一十  
五區以教民子弟躬督勸視其勤怠加以賞罰倫之爲令  
不洵賢於人遠哉嗣是以往令於茲而不能志倫志事倫  
事士於茲而不能崇若德廣若業皆倫之罪人也予蒞陝  
以來未嘗爲郡邑作營造文字顧職在激揚雅重倫所爲

既正其事於諸郡邑以風勵來者又據其修建本末爲之  
記

張倫新建聖謨閣記昔孔子贊易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  
而六經大備後與門弟子問答爲論語曾子傳大學子思  
述中庸至孟子有七篇仁義之說我太祖高皇帝平定之  
餘御製大誥三篇以四書五經設科取士太宗文皇帝御  
製爲善陰騭孝順事實二書又命儒臣纂集五經四書性  
理大全凡我列聖制作昭如雲漢與古聖賢之書同頒行  
天下學校共加惠斯文至矣予自幼誦習儒書佩服聖訓  
及筮仕宜川欲盡心政理以圖報補而學校莫先焉視事



之初卽謁先聖廟詣明倫堂與諸生講論問詢以諸書僉曰學宮狹隘迨近民居遭煨燼無餘矣予因浩嘆不已以爲祖宗之至訓聖賢之格言猶帛布菽粟之不可一日無而顧殘缺如是乃捐俸爲倡依頒降書籍數售爲善陰隲一部二冊孝順事實下部共七十冊性理大全朱子大全二部共四十四冊資治通鑑綱目續資治通鑑綱目史畧資治通鑑五代史綱目集覽家禮集說各一部共七十一冊書旣粗備恐置之非地將不免風雨虫鼠之虞非所以示尊重也謹按書云聖有謨訓又云聖謨洋洋先正云惟聖之謨因謀於衆建一峻閣於明倫堂前中道名曰聖謨

閣經始於宏治甲寅秋落成於乙卯夏遂輦書置閣上僚友及諸生屬文爲記予惟物敵則易新志敵則難立朱子云先儒之學以太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準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今之爲師爲弟子者誠能以朱子之言爲法於所謂聖謨者講之明行之力異日措之天下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以無負我祖宗建學育賢崇儒重道之意是予之厚望也閣曰聖謨亦欲寶藏珍重恭敬奉持之意云耳豈徒爲觀美之具已哉是爲記

羅邦奇建達觀樓記重修七郎山元帝廟成復葺重門峙

岑樓攀躋而上如虹貫如羊腸蓋可觀也獨於中路洞門  
之前舊有危樓歲久傾圮兀然坏土耳邑侯苗公登山四  
顧嘆曰美哉山乎其一方之勝乎命仍建樓於上名曰達  
觀夫古今之樓固多也高駢之迎仙韓建之齊雲然不過  
溺邪教侈逸樂而已何足道斯樓之建其殆異乎蓋城內  
有山山上有樓孤聳雲霄登其上者仰而觀之可以測氣  
候占災瘴俯而觀之可以察井窳驗盛衰且神處其中儼  
然十目十手指視凡一城之內人事往來心術邪正悉不  
能隱念及此孰不竦然心惕歟若僅侈眺覽則亦尋常之  
觀已矣烏乎達工起於萬歷四年三月畢於七年四月凡

董役者皆得書於碑陰

賈明孝重修文廟碑記蓋不佞竊嘆佛之弟子恒禮佛老之弟子恒尊老乃儒家者流藉先聖之緒餘以博顯榮而視其道不啻弁髦遑遑僧道借創建廟宇科歛則傾囊無吝色至遇孔氏之宮卽鞠爲茂草曾未有慨然捐一金而議修葺者果爾自當戴黃冠披緇衣蚤從二家者遊何故僞其名而釋老之尊禮也或曰人心好奇而儒道平人心好異而儒道常故令人易生厭薄彼釋老之徒聳人以鬼神之事動人以禍福之說斯不覺心傾而意移耳殊不知祭稱如在格不可度儒者未嘗不談鬼神也降祥降殃天

作自作儒者未嘗不言禍福也而尤莫備於鬼神禍盈而  
福謙之語故其人果制節謹度而畏聖人之言者耶則  
神所憑依將在是矣不必其佞二氏也其人果奢侈僭溢  
而侮聖人之言者耶則神所吐棄卽在是矣不必其不佞  
二氏也總之儒道無不備而佛老各守其一派名教中自  
有樂地趨彼之音且異終不若守茲之平與常耳不佞尹  
茲丹陽初謁至聖廟見殿廡地皆浮土墻垣多傾頽樞星  
門內外每值陰雨盡爲泥塗欄楯歲久斷缺犬豕遊焉於  
是捐俸金出贖粟取材鳩工並議增修始爲石柱木欄令  
牲畜不得突入東西各爲甬道中用磚餘用石便展拜也

頽壞補葺之而殿廡悉砌以磚所費幾何而煥然改觀矣  
迺復稽簿書考祭器多所缺畧遂增籩二百豆二百銅得  
十隻利之石而付諸吏以垂永世令諸博士弟子知爲仲  
尼之徒者當思所以尊禮仲尼也雖然尊仲尼之道猶不  
在宮牆如豆間也

又復二賢祠祀縣南故有二賢祠祀雲岩令張橫渠丹州  
推官胡安定報德報功之無盡也後愚民改繪儒釋道三  
聖像於中堂而移二賢於大門之內其隘不能容膝歲時  
祭拜於門外日久以爲固然孝來尹是邦遂令民奉三聖  
像於別所而復二賢故位且倣文廟制更爲木主一時寮

屬士民紛有異議以爲輕三聖而重二賢噫常人溺於習俗學者牽於新聞夫安何以深論耶述三教之所以異同以及二賢之所以不可不復者用豁愚蒙以示來茲夫道德言編虛以爲宗大乘諸經空以爲妙而吾夫子意必固我盡絕者非空耶救顛戾得之爲若虛爲屢空而號曰亞聖蓋聖賢之心體淵源未有不若合符節者顧儒者虛滿而實運之空存而有發之故無聲臭之中醜位育參贊之理視諸割斗折衝無爲自化與夫愛河苦海一切捐離而舍筏登岸者其作用固迥不侔也猶龍之嘆僅見於家語之所載而西方聖人不泊不亂之說似亦未必出宣尼之

曰假論三聖而共議一堂寧保其不相柄鑿而後世乃必  
欲存前祀之果何說耶且以佛居中而左老右孔又何其  
謬爲軒鞋而肆無忌憚之若此耶故余於三聖之道概未  
有窺而合祀之失其倫不如分祀之全其尊自爲千古之  
確論也矧佛老壽宇禰天下而吾夫子萬代王祀何國蔑  
有尤無用此區區聚君爲矣噫予於是重有感焉老之初  
不過清淨而後遂流爲瞑目跌坐嬰兒姪女丹鼎黃白之  
妄佛之初不過寂滅而後遂流爲割臂捨身三途六道福  
田利益之誕儒之初不過道德而後遂流爲條章繪句博  
聞強記功名富貴之陋淺足以自誤而深足以誤人非朝



夕矣延至今日儒者猶有闡釋先聖之微言而模範當世者而二氏之弊竟至爲大盜之淵藪則釋老之學偏而窮終不若吾儒之學大而通也蓋彼以其厭世者轉而爲出世故人亦以其亂世者託而爲出世黃冠緇衣流寧可究詰其爲何如人若儒道則炳炳朗朗就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建爲塘練至顯至著間有幽學阿世僞學欺世者人且交口譽之矣何所容其託耶故曰釋老之偏而窮終不若吾道之大而通也漢專訓詰無足道者有宋真儒輩出橫渠崛起其間少喜談兵好釋老晚而聞道無論正蒙東西銘諸作繼往聖而開來學卽其令雲若也以敦本善

俗爲先會鄉甯勸養老詢民疾苦百世而下猶可想見其  
平易近民之風若胡安定之司李丹州以教授蘇湖學法  
隨其以賢愚訓之而見者知爲安定先生弟子其造士作  
人之功又何偉也總之皆仲尼之徒大有功德於宜則宜  
當崇祀焉假令素無祀宇君子猶將禮以義起况有而廢  
之抑獨何心水木奉饗之旨毋乃悖耶故知三教之異同  
與否賢之所以不可不復者而不佞是舉也可以仰質聖  
賢俯對蒼赤矣第人情厭常而喜新恐不佞異日離此方  
必有更起而爲邪說者遂託貞珉垂不朽焉

國朝王國遷學記維甘泉文廟創自先朝歲月既遠日就傾

五  
三  
圮神棲弗恤絃誦罔依青衿且歌泮水靡托乃萬歷庚寅  
東萊高君來尹茲邑既釋奠於先師遂顧瞻而歎曰嗟乎  
學所以育才也學政則教湮教湮則士元賓興寡效厥讓  
在予乃稽鼓鳩材募工庇役既无既集獨告興事前新殿  
廡繼易堂齋及庫廚號舍墀道門墉罔不成傷且也衝衢  
樹坊左右翼如南鑿泮池以育蛟龍經始於庚寅七月落  
成於甲午孟春笙鏞既協牲幣孔嘉神貺格歆衆心奮愉  
其卿士大夫緘狀走使問說於予將勒頌珉庸詎多士予  
惟學也者所以學聖人之道也必聖人之道明而後學者  
之志爰獨怪夫昔之明道者寡而道猶存今之明道者多

而道愈蝕夫既明之胡乃蝕之則厲焉者之汨於道脈顯  
灼易知疑似難辨而乃委徇曲澤託曰圓通隱互迂怪藉  
諸渾厚虛幻市奇謂得性命之奧鬼域就利謂達齊變之  
權主本攸存舜眩異趨名述所據堯孔同歸黠士便之而  
景從衆人惑焉而聲吹積習既久恬不相疑遂使聖人之  
道陽擅其名而無所用陰受其奪而莫之覺無怪乎人才  
不興風俗自頹而天下之弊莫究其所止也嗟乎禮失則  
求諸野子聞甘泉之士強而直敦樸而鮮文尚如未控之  
質未鑿之木其近道也若難而學聖人之道蓋易今六經  
語孟格論燭如誠宜求以實心體以實行修已則毋以洒

捕爲屑務毋以孝弟爲常行毋以鹵莽爲雅馴毋以忠信  
爲愚拙論治則毋以憂時爲妄誕毋以近民爲庸凡毋以  
却賄爲曲廉毋以守法爲拘碍師以是乎訓友以是乎規  
必交勉砥礪期于成德由是居爲篤行之士出爲幹國之  
臣所以培元氣而昌化理者不外于此矣夫是由乎此猶  
懼卒之遷于彼也若爲厭吾之卑慕其所爲高耻吾之鈍  
悅其所爲利吾恐統素旣汗卒難自潔圭璧旣壞不可復  
完以純然進道之質而竟蹈爲操戈入室之流其于國家  
養育之恩有司作新之意其謂之何多士其慎諸高君名  
桂惠政頗多遷學其一云

田錫爵折正地畝記則壤成賦厥有定規宜處萬山之中  
土磽產微每地四畝折正一畝此定例也迨明季李闖蹂  
躪國初王逆度劉丁存十一地荒十九清出重定地二  
百二十頃五十五畝零糧一千九百四十六石宰斯邑者  
宜力請除荒以謀生聚詎前令王於興屯道廳督墾時捏  
報熟地五百六十餘頃加糧五十餘石致斃斃子遺一畝  
賠數畝之稅相率棄鄉背井甲斷戶空縣綱幾絕予戊申  
仲秋蒞宜親荒涼之狀勉圖名徠又以折畝未復備詳殘  
累哀懇上游幸卽據詳達部部覆而依議之

言下矣然稽其始末蓋累經

題請而予幸邀其成耳順治

十六年方伯陳公具疏入告部駁以無案可稽經前

令范式金據學宮後古碑折畝之說搨印具詳十八年

延撫張公具題又以請奏太遲干部駁嗣於康熙四年

撫憲賈公復疏額請部仍以與全書數不合駁回迨

再三請命乃始請委兼幹官逐一丈量經今大憲委糧

驛道韓公與州縣官親行踏丈造冊取結於七年十一

月具題於是未折正者准予折正未畧除者准予畧除而

拒報之害稍蘇國家稠詳之意浩蕩之恩蓋均未有踰

者也從此逃者胥歸存者樂業賦稅無虧官民胥便矣而

其始事者方伯陳公撫憲賈公終成之者督院莫

公撫憲白公前後詳請者土則府憲王公下則范令與予也記此以備考文

查宜川興屯各案捏報地五百六十頃四十二畝七分七釐奉

旨照舊四畝折正共折成地一百四十頃一十畝六分九釐  
白二毫五絲加前重定熟地二百二十頃五十五畝一分  
五釐共折正地三百六十頃六十五畝八分一釐二毫  
五絲折正本折糧三千一百二石二斗一抄一撮八圭  
三粟五粒每歲瓜折色銀二千五十三兩五分四釐二  
毫三絲七忽瓜本色米豆二千九十一石五斗七升九



合七勺二抄八撮八圭七粟二粒此宜川由單赤歷之  
定例也並附記之

張允祥捐置義塚記尹公諱廷柱號天石江西吉安府永  
新縣人由選貢順治十八年來理糧廳事以善化民以清  
持已實宜二伊中新罕觀者奉委丈洛川地旋署篆洛人  
感頌一如宜其冰潔幾無以糊口乃於康熙元年壬寅春  
捐清俸二兩懇鄰耆薛星建等照價置買固城里李瓊衝  
祖置河清羅星旺南橋段家斜坪地三堆使貧無尺土者  
葬其中且催人覓收無主之骸深瘞之嗟夫澤及枯骨卽  
古聖人矣異也以地內原有糧三升恐遺後累致葬者謂

擡地不敢擅埋外加價銀八錢李氏諸生立有永遠承納  
錢糧之呈經縣印驗訖又以年久恐地有所侵令道官郭  
冲雲主管邑人以其清而篤嗜善非猶夫祿厚囊充者之  
陽樹義名也乃求記以奠永傳因勒之石今後之人視若  
襄陽叔子碑云

張霖修復甘泉記雕陰上郡間邑有以甘泉名者歲癸酉  
余以事之榆林經其地屢居始成市民始聚宿息樹井始  
備駸駸有勃興之勢余顧而樂之時維隆冬水澤墜冰雪  
彌山谷飲水而甘問泉所在邑耆老曰在城西南五里許  
伏荆榛沙磧中今涓涓牛涔然矣余悵然太息久之夫泉

水之源也水潤下作鹹土勝而泉甘品之上焉者品之上者人所貴而名係焉甘泉之在秦或以名山或以名苑或以名宮名城自秦及唐名官之地不一而名其邑者惟此餘季莫之或易合若山若苑若宮城問其地鮮知之者則其泉湮沒之故夫泉而湮沒名安係之余甚爲茲泉惜也少選進守土語之曰邑以泉名邑方興而泉伏榛蕪沙礫涓涓若牛涔然可乎余旣安集其人民矣是泉之修復豈異人任乎守土曰敬諾期年以修復開泉之上蕪蔓者芟之淤塞者疏濬之傾者築之甃之汎泉也今出地中矣沃泉也今流沫飛瀑矣其原長其味香冽矣一復修耳無加

其初也泉前構亭爲棲息之地亭名仍邑非仍邑也仍泉也而名實並存矣是役也農事竣始選椽而名工不傷財勞力而民勸不崇朝而興復若有加於漢唐之際者余於是深爲甘泉幸也夫民未安居而求古之跡與旣安居而蔑古情不知務者也甘泉小邑在萬山中當延安要道明季火于寇民草雉而禽爾今生聚始繁五六年中西安旱邑能爲移民移粟地是宜其興之勃然也然邑之泉幾與隋唐之宮苑同其蕪沒者蓋五十餘年於茲矣修復殆有不容已者余重守土之請樂爲文以記之守土者甘泉令姓田名啟盛者也辭曰甘泉澆澆潤斯百里行旅商賈

不憂以喜民之慶矣泉之長矣昔淪榛蕪今可防矣爾有  
稻梁釜錡以湘爾有猪鷄亨執糗藪耆老以壽幼孤以孳  
天屬是除式恬且熙飲和食德伊誰之力山高水長瀆瀑  
靡息

汪永聰重修縣城記縣置於唐武德二年其時梁師都爲  
患北邊常聯突厥千騎踰延州而南營于野猪嶺嶺今邑  
北界上也特擇鄜延適中地建治捍民大都因此攷唐世  
塞外河南地雖隸版圖然實番漢雜處故薛延陀步落稽  
鮮爾也胡黨項之屬禍患不息後徒降戶五萬於許汝等  
州而天寶之亂同羅叛胡終未嘗絕五代以遷蜂屯豨突

日益滋擾宋則切隣西夏寇在門庭明自中葉後套虜侵掠烽燧頻驚我

朝拓宇開疆遠邁前古邊庭荒服悉主悉臣衆志維城屹若金湯百餘年來邑實爲腹地舊戍殘堞率古蹟視之以作游觀高城深池非所汲汲矣然乾隆十年通籌未修城垣而甘泉列爲再次急立豈非稽往古重邊圉制治保邦安不忘危哉攷城之建在天寶初其先故有伏陸城想至此益增廓之爲縣城也明景泰中重修萬厯元年又修垂今百九十一年矣中經流寇蹂躪雉堞一空城身崩墮殘缺無一完膚乾隆二十有七年秋巡撫鄂公以陝地旱饑

奏請以工代賑開列急工十數城而甘泉在其中下令曰該城工料稽往時計薄浮不實其更核定不佞受命遵步周垣內外揣厚薄程版幹省前簿百二十錢以復公公曰可明年土膏旣融諏日興工經始於四月及秋而霖未冬而凍閱期廼告成功凡費白金五百錢有奇云旣訖事不佞集邑父老而諭之曰我

國家之深仁厚澤卽斯城可觀矣國有大興作率不免勞民動衆况城以衛民力役有征庶民子來自其分爾顧百堵具興財出之公帑力取諸僱傭不役一夫不責一錢鄉民遠處數十里百里不一入城者且不知有斯城之舉也猗

歟休哉爾民其亦何幸而生此

聖明之世歟殆又不徒百年祗席之爲足幸也已雖然計費節用拮据辦集不佞於斯役抑亦竊以謂上不負公家下可以對國人焉穹碑隆榻邑所在多有獨歷朝修城無紀其事者父老曰

皇家德意邑民保障奈何不貞諸珉石以垂永久爰泚筆而爲之記

玉星燭重建甘泉縣署記古者朝廷設一官則立一署蓋以斯署爲治事臨民之地特隆其制以肅觀瞻非徒爲辦公得所棲止已也後世以蒞任之正署遞更人地之調遷



屢易輒相視爲傳舍不復留意修葺日就頽頽非古設官  
立署之遺意矣甘泉之有衙署建自明洪武年間規制未  
備迨國朝初年徐君開爨復就舊基重加修建門堂畧  
可備觀嗣任諸公第仍其舊爲憩息未嘗議及更新至今  
垂百餘年因陋就簡莫之或易丙戌秋余捧檄居茲署公  
餘環視類多椽瓦朽落牆柱欹斜慨然有從新修治之志  
乃甫下車輒以癘理地方要務咨訪士習民風而於官署  
之修築未遑籌及猶然補葺舊宇而暫爲容膝焉越壬辰  
亟欲重新北制適值金川告警而路當延袤出入首衝應  
付軍務往來力不暇給因而遷延歲月遂致棟折榱崩墻

傾瓦解時懷將壓之惧丙申春屈計土木之費浩繁邇城  
貧宦不能捐購詳蒙上憲借支俸廉九百餘金始從而  
庀材鳩工全行拆卸自大堂二堂內署以及儀門大門俱  
用燒磚累砌椽柱棟梁皆得大木以勝其任緣舊遺餘屋  
無幾又添建內署左右耳房三間院前厦房二間院外厨  
房三間二堂前樂春亭二間東偏門房三間西偏北軒三  
間後書屋三間南書屋三間後餘房三間大堂前書吏房  
十二間大門前照牆一面街前石砌鞏門一座外照牆一  
面望之棟隆聳翠後屏伏陸前帶洛河晴嵐碧水之精華  
悉嘉會以增景色雖不敢謂前模式廓宏茲壯麗奇觀邑

之具瞻孔邇者應亦顧此堂階或異於當年卑陋殘落者  
矣是役也經始於丙申春三月閏秋七月三日規模粗就  
遵例具報落成然五閱月而工猶未竟拙匠又皆無智能  
惟憑余口授臂指斯能集事及己亥夏五始克告竣歷四  
載之經營圖度半坐老精力畢萃於斯因憶竊祿十四年  
來毫無善狀猶幸地方寧謐官民相安惟此一端不借勤  
勞庶幾於古人設官立署之制或可無負後之君子當亦  
同有是志也夫

葉映榴重修延安府文廟記  
命天子御極十有八年余卿  
命校士次延安郡守率諸屬吏庭見  
令前揖致辭曰某

令延長者三年窮邊下邑叠罹兵荒百度具廢學宮茂草  
某切不量其時絀舉應也首捐貲百金復走書於邑紳安  
教果長陣公大享尹馮君得二百五十金爰庀材鳩工倡  
其始乃勸諭諸生量力出粟助工鼎建大成殿九楹兩廡  
各七楹戟門五楹橋星門三楹啓聖祠額矣重闢之泮池  
陞矣鑿而石甃之復葺明倫堂五楹成德達材齋各五楹  
鄉賢名宦祠各一區學舊無署亦補建一區魁星閣一塞  
門以延袤高廣如制經始於康熙十六年之秋迄今康熙  
十八年春三月告竣例得勒文貞珉使士民有所矜式敢  
請一言以聖不朽余聞而歎曰異哉令賢哉令也今日而

能祀孔子之祀卽能道孔子之道者也余不敢以不文辭  
越望日躬至其邑齋沐衣冠考鐘鼓集吏士瞻拜已周視  
殿廡堂祠巍然翼然高下俯仰列嶂然廊宇徘徊聯屬貫  
穿然雕甍拱桷朱碧齋爛雲霞然噫嘻何工之速制之宏  
也微斯令延之人不獲見有廟貌者不獲誦法聖人矣乃  
進吏士而告之曰天下大矣其間五步一樓十步一廟者  
非梵宮則道觀也翻貝葉擁丹爐目眈眈而口喁喁者非  
緇衣則黃冠也愚民無知毀肢體竭囊篋焚香膜拜乞靈  
於土木者以萬萬計甚且由孔子之道讀孔子之書而身  
躋通顯有君可事有父可事而甘心事之或至剝民之膏

以輸之佛老之徒者不知凡幾及登孔子之廟廷而見顏  
者圯者欲丐焉木一若而不可得嗚呼孔子亦何負於人  
而遠之如此哉昌黎有去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蓋深痛佛  
老之脆表孔子而知名今日之能祀孔子之祀者卽能道孔  
子之道者也延故之邑而介於邊其土瘠其民貧其士糊  
口之不暇爲之令者能撫循而長養之足矣民未嘗與令  
之導我於學也士未嘗與令之與我於學也上亦未嘗懸  
令以課令之修舉夫學以爲殿最也而延之令獨汲汲  
焉修之舉之惟懼孔子之祀一日不舉孔子之道一日不  
明而能率其士民子來趨事以觀厥成令顧不賢哉由是

延之士民瞻其廟貌深其誦法發邊陲未發之神智振百年未振之文風秀者升於朝樸者安於野衆喻於作忠作孝之心而不奪於無父無君之教其功直與距楊墨者等豈第一邑之良吏也哉余故樂得而爲之記令諱芳馨字崑淵遼東人例得并書

梁敦峻修西山洞記昔人有三遊焉陳明卿夢遊鷹蕩文太青取天下佳山水臥遊几案間漢司馬子長歷遊有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之語總不出蘇公三山記得趣不在多者近是余粵人也粵之山水甲天下曩於萬松嶺上分白雲半間筆耕十五年及厠賢書春闈

巖額還向松下問童子假西廂碗同鉢洗吳逆梗道絕念  
公車泉石翹霞變成痼疾幸小醜殄滅截取入都每經勝  
地必泥輅周觀不忍去需次二載流覽帝京景物似有所  
得逮受事延長環城皆山崩崖絕壁着屐無從背人歷遊  
擬徒托之夢想因索縣志讀之或以供臥遊具不謂邑雖  
荒僻猶有可觀山則翠屏花石水則湫玉濯金諸如鳳嶺  
龍潭油泉酒井太平古剎西方禪院命名固美黠綴亦佳  
爰請公餘齋糧從事茲城西三里有山疊石廟跡儼空而  
荒頽危險窮於攀躋每於策蹇道經時羣當年勝概思與  
二三同志把酒敲詩憑欄眺遠令山僧活水煮茶共話五



百年遺事以續莊子濠上之觀迄不可得當庚午春司寇  
薛公旋里偕紳士迎候於郊時春風和暢烟景堪携適見  
石臺依橋臨水覓徑而登展焉有西方院僧率比丘携茶  
具汲江流烹活火席地道故爲意浹者久之因曰此橋舊  
通佛洞今菴廢而橋故墟荒僧願有請余旣聞岩壑有奇  
由是登臨忘倦沿崖折磴山斷橋聯旣至見其後臨峭壁  
前俯注流於半壁嶙峋中闕有石洞莊嚴朗燦此外臺榭  
無存僅遺坊殘碣而已然其頽垣敗址布置足見匠心卽  
謂西竺小嶺飛到此間亦無不可及闕碑記知其創造有  
年因嘆非賢令不能創於前無高僧不能守於後今其誰

續此功者有僧了中應之由是歸渡前橋見有泉而獲僧  
曰此昔甘泉足供香積菴廢而泉乃絕流獨不聞錦塢嶺  
上之葛井乎丹去則涸丹還則湧特慮無抱朴子耳歸署  
時憶此游爲勝乃出小疏印發僧了中性融了正等募之  
圓二載告成自此德政之暇偕紳士談心於此一亭月影  
裝成庾老之詩滿院花香譜出滌生之畫將夢裡青山意  
中丹壑皆可神會於目前矣然則以今日之歷游慰昔日  
之夢遊也可卽以供他日之臥遊也可但吾粵距秦遼七  
千里今日之聚晤偕遊豈偶然哉昔唐李源與圓澤善澤  
旣脫生王氏閱十三年源遊翟塘坐於石臺之上有牧童

扣角歌而過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因烟棹止鰲塘。歌罷拂牛入烟霞而去，人謂因醉後身也。因名其石曰三生石，則今日爾我遭逢安知西山洞石非三生石乎？因筆爲記。

舉益謹創建義學記：義學原以廣教化，培士習，典綦重也。予由山右二尹薦宰茲邑，始至詢士庶議，典除首及義學。僉曰：前無可考，後不經見，已成誨典矣。予竊異之，夫一行作吏不能爲。

國家儲養人才，毋怪乎詩書之道廢，禮義之風微也。且人有材，質可以上建，貧不能讀書，終至廢棄者多矣。因毅然任

其資爰捐俸募地議修於縣治之南庀財鳩工匠月告成  
於是擇社師以司課又籌所以安師生者量撥官租爲久  
遠計一時有志之士莫不鼓舞樂就而貧富胥歸陶鎔矣  
行見歲人有德小子有造爲國家大用之才實基於此  
倘有歸美創始者予寧敢自多惟求不負

聖天子作人之意云耳是爲記

吳炳重建瑞泉書院記古州遂問黨靡不立學教之之法  
首以節性防淫興德爲務有不率教者鄉以告諸耆老簡  
而繼之其中秀士則命鄉論而升諸司徒爲選士司徒復  
就選士論而升諸國學爲俊士先王於鄉學制如是慎重

周密凡以收得人之效必始諸此而非可苟簡爲也後世  
鄉學之制不備父兄師友之漸摩又群出於攫取榮名間  
有瑰異之士亦皆薰習不知返而於先王德行之教無聞  
焉嗚呼何怪人材不古若哉我

國家於大學外分建府州縣學自通都巨邑以逮彈丸黑子  
咸得沐浴教澤

詔所頒尊尊以貴學相誠勵而詞章繁縟之習首所切禁又  
於各省會城書院之設

賜帑金爲師生修脯膏火資貢諸

國廷者半皆出於書院盛哉育才之典駸駸與古匹矣秦省

關中書院爲前明馮少墟暨

國初李三曲諸君子講學地近年守土大僚仰承

德意力加修復遴師主講闢學墜緒固已日就昌明復遍檄

各屬牧令均立社學宜雖秦中僻邑向有瑞泉書院在縣

西南北郎山阿經始人代莫可考稽至康熙三十二年宰

邑三韓畢君因故跡淪沒復議營建撥租供費意良厚也

因沿迄今傾圮多年師生假館以居前今屢謀修葺輒以

財力莫繼中輟于念州邑義塾卽古鄉學人材所由造就

關係匪輕雖向乏舊基猶當勉圖創始矧遺址僅存日就

荒蕪曷以謝責爰捐俸改築又於廳事後購求民間廢壞

建講堂五楹并就講堂旁隙地構翼室若干楹一時庀材  
糾工輻輳腐集丹堊雕繪大踰舊觀若堂若室若廡而庖  
而廡而門幾三十楹計始事至訖三閱月而成嗟乎諸生  
勉哉環聚其中體

聖天子敦崇實學至意交相淬勵於以幾古道德之儒而不僅  
嚮嗜利干祿詞章無用之學異時知類通達彊立不同論  
選於鄉而備任使予且與有榮施詎不偉歟用勒貞珉以  
誌歲月并爲之左券云其督工生員劉仲薛景瑄范鑑劉  
續珩趙俟與有勞績例得并書